

鍾氏芳 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纘宗 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心於其閒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惡也矣今夫  
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  
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  
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  
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  
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  
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  
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  
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為無窮防  
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而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



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謂字字而衰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者必以傳善觀傳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戊戌

楊氏慎 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本 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未見

霍氏韜 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 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 春秋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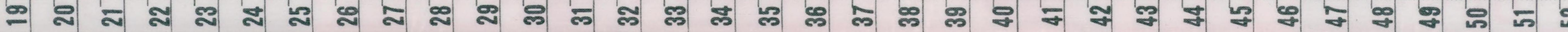
未見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 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 春秋曲言





黃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

王氏漸達春秋集傳

未見

漸達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為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

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制夏歷為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為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為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為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林氏希元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

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則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則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其高錢謙益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成虎宰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



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  
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東  
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承譌而季氏之徒  
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  
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  
於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之說向與春秋大旨未與神其  
陸氏戩春秋輯略盡清余長心益曾許余公歸有合然哉  
其是未見其十卷之上不可說然心慎入直直直直  
黃虞稷曰鄆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當朝事於而矣

未見

湯氏旭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父沒

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鶯春秋指要一曰讀經律入不因昔春秋

一卷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經義考





袁氏祥春秋或問 一作疑問

賈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春秋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邨以下作者尚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于月月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六



三十八卷

未見

黃氏乾行春秋目錄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波月無  
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  
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  
微瑣不入傳者弗矚括則弗著遂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  
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

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  
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  
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  
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之何  
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

經義考

卷二百一





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過人欲存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汨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過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苜而未得其旨賸賸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隆慶庚午

左氏 左傳附注

五卷

未見

粲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為著傳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匹卷



未見

黎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爲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爲是哉當質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遠府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略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濟博古孰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郭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二百一終

弟子泰州陳國模覆授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春秋三十五

唐氏順之春秋論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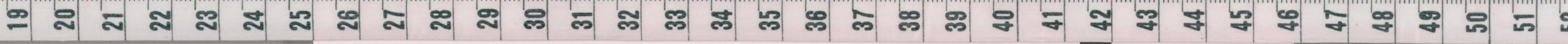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  
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爲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  
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衮之所  
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  
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  
之大旨而校讐以廣其傳閒出管見用資揚扆庶幾不失  
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歷甲寅

族孫一麀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  
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  
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之實且夫先經

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  
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  
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  
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  
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爲主而  
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  
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  
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  
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麀序其首嘉靖壬戌

黃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

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滂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

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琚左傳叙畧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

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黃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為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為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溯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病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為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

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錄左傳難訓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閒大義



一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案見之輒  
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  
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  
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  
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  
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  
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

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  
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  
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  
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  
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  
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  
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  
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  
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錄疑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

是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中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為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方從宜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叙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嚴氏 訥 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六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其書分國凡十八卷

黃虞稷曰萬歷乙亥徐枋陳瓚為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求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為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



經義考 卷一百一  
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為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  
春秋大義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做春秋目依左氏綱  
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  
則朱子雖未為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  
其心者矣其未為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  
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  
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  
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閒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  
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  
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  
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

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為凡例二十篇雖  
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  
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  
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  
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 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 春秋論

四篇

存

錢謙益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 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謙益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

左侍郎

吳氏國倫 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者分

國為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 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



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  
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  
一也或明其為弑或不明其為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  
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  
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  
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為言常也簡易明達  
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為微曖難明  
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  
於燭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  
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  
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  
於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宮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  
築鄒築微厥愁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  
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  
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  
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  
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  
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  
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  
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  
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  
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經義考卷二百二  
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  
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  
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  
公之袞鉞具存即有袞諱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  
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  
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子奪而其情固莫  
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  
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鄖  
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  
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哀輯稍略其正變之  
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  
人之意云爾萬歷丁丑夏 秀水 朱彝尊 編

人之意云爾萬歷丁丑夏

男 昆田 校

經義考卷二百二終

二十卷

存

弟子秀水陳希聖覆校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宋見

寶自序曰春秋為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太法  
在此書而明天尊乃日月升也公果士中可成百王之法

經義考

卷二百二

二









其間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  
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為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  
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  
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為春秋之所由作者之  
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偽  
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  
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為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為竊  
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  
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  
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之庶幾

孫氏 應鰲 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 命 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  
察司副使

方氏 一木 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 鯨 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  
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  
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  
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  
藏之中筭

陳氏錫 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錫白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歷法也災異也化氣

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正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  
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說理於筆削二字  
妄以改時易歲黜周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  
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為之推  
原聖意獨為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  
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  
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  
三道以俟觀者

丁氏錫爵 春秋日錄

三十卷



三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許氏孚遠

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任氏桂春秋質疑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

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

兄後其弟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書王正月以遵

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誣實者也楚

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

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為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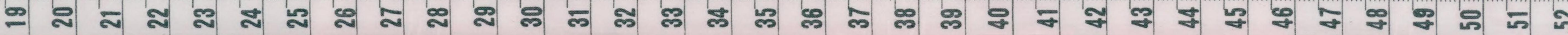
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

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為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

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

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為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





逆賊寧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予桓  
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為專兵圍衛為報怨是昧安  
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  
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  
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  
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  
庶民興豈意道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  
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  
夫可懼哉吾為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  
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彝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  
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偽小

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  
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為總義十六條  
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  
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  
曰鑒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  
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  
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為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  
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表氏仁春秋鉞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閒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郟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為袁氏傳三十卷按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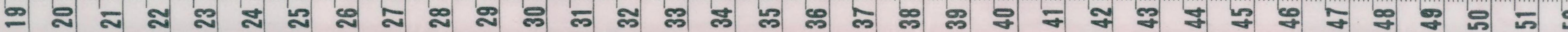
闡發以止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





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  
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  
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  
已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  
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  
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微貴在人則事易詳而  
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  
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  
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  
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於是建安袁  
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為胡氏

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  
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為之故字為之考雖不能  
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培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  
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  
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  
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  
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  
國以次叙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  
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  
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



學諭遂諷令建昌陳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歷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微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為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苟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慧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



經義考 卷二百三  
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  
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  
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  
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疎畧或傳文未斷  
而裂其句以為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  
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  
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  
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為之  
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  
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  
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卷二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  
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  
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  
安敢為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經義考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傳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  
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解圍人服  
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為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說具論  
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上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空與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息乙集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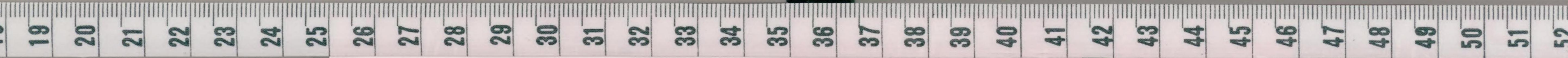
素臣翼

佚

經義考

卷二百三

十





竈觚餘談

佚

薛氏 虞畿 春秋別典

十五卷

存

虞畿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指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邱明記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

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彙不幸下世郭郡公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三終



佚

許氏春秋列傳

以責在對人夫則懲承戰辭跡盡視以自塞其責云爾

月限章銜命對士家言出其鎗衣於車於此未計而於

中夫對參互如信冊其贊對皆什一辭其闕畧皆什三什

集用專師陪命不言極而乳之獻其目於馮乘藝文志

策囊賚曰夫中乃諱春秋限與未組囊不幸可世降祿公

春秋限與限林三對少書凡一十五卷

史豈文吹在焉贊陪言如太平一哀如下野林三對限曰

對入人不盡決而對語事參對互登難雖兼亦無幾若舊

秀水朱彝尊編

昆田技

春秋 三十七

姚氏 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汭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

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

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

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

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





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爲一十三卷授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緇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橐懼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

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懲憊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邁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稱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騭左氏而媿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



考者或名或字或諡或封號咸置之編首一開卷而可得  
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說相  
承褒貶爲義愚竊以爲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褒貶  
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

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  
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  
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  
之得失可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  
可以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  
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  
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  
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  
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  
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  
孔子爲失刑矣又其甚者魯桓有弑君之惡反歸罪於天



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疆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諛辭汨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

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爲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癸丑  
 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  
 札輒疏為或問一卷凡例輯略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  
 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揚子雲焉  
 爾

張氏事心 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  
 爵或以其諡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  
 名字官爵諡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

至於以一人為二人以二人為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  
 支分者乎村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  
 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  
 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  
 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  
 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  
 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春秋人物  
 纂其於每人名字諡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  
 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  
 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壺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  
 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



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  
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  
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  
其古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  
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  
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  
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勣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閑覽人號書簾生平所  
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旣沒  
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淒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  
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稟蟲蠹半蝕黥鼠糊塗

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  
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爲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禡未必  
於經學無少補云

黃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  
 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群議著為續義或問二書闡明  
 胡氏未盡之蘊已卯夏謁予就正予異焉庚辰予郡顧君  
 襟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  
 太史輒為探討重訂已姜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  
 元輩哀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片  
 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為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  
 心法也學子經生率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闢遂得聖門  
 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為通方學據經辨

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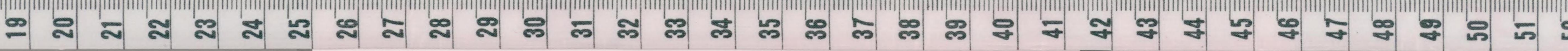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

類訂精審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校以  
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益邃意經  
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  
之子從金陵歸迺予攜李舟從吳越之間往返者三四與  
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  
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為記從吾道人者  
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  
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  
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俵俵問途  
君可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者  
 以私淑則子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子生朝  
 厘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薛敬軒語子拜且承之  
 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  
 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鏞 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鏞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貴贈通  
 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 潢 春秋竊義 未見

存

秀水 朱彝尊 編

黃氏智 春秋三傳會要

男 昆田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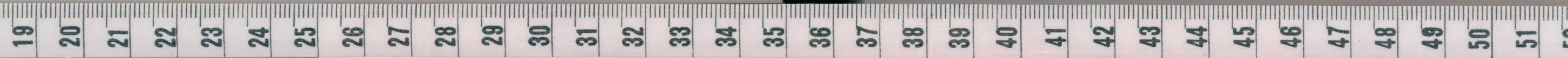
佚 春秋 三十八

朱氏 時 釋 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  
 魏无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  
 經義考卷二百四終校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揆故實無異  
 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  
 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弟子吳縣徐陶璋覆按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子吳縑餘斷章錄  
以秋淑則子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子生朝  
聖義考卷二百四然坐君起為壽舉詩敬軒語子拜且承之  
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  
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誌夫同社

鄧氏錄 未見正解

四卷見

朱氏 報縣 春煇齋軒轅錄 為以貢授假師丞以子漢貴贈通

議大舛 河南按察使

黃天昏 春煇三軒會要

存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即 昆田 批校 二書

春秋 三十八

余氏 懋學 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  
魏无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  
理順義精則止是校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撫故實無異  
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  
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





蠡測邪發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  
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  
敢為繆悠而因者非敢為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  
能持衡聖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  
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  
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  
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  
其讀之有味者發為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  
宜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  
陽玩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  
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  
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解則為先生泥  
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釋

各二卷

存

黃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  
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  
長兒承彜稍為增定而鐫其半於安平署中子蠟居多暇



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為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邱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邱明則為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為說於是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其說為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褒

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邱明作傳是欲祀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邱明身為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禱祀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摭拾總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邱明恥之止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連艷千古曷嘗拘繫為經役哉大抵孔子修



魯史未嘗自明其為經而後人尊之為經邱明作傳未嘗  
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為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  
自為經傳自為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  
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往往設  
為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為袞鉞  
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  
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一辭矧其後之為徒  
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  
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  
於事者不失為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  
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與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

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夫安  
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  
之左氏之為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為近古也萬歷己亥暢  
月穀旦

黃氏 正憲 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為  
最著邱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為傳當不甚謬刺然不  
亡牽合附會之失夫予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  
自西河空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



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袞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袞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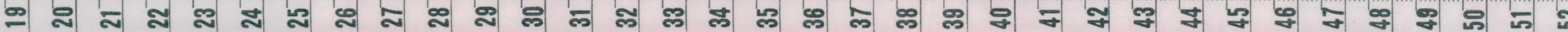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止竊取之

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為竊為僭為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為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閒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





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  
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  
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躐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  
誨牧之遺意也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歷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國子

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盾弒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  
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強  
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  
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  
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  
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  
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  
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  
而不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況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  
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為之  
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為例



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為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為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為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為子實非子而進之為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為子則書子周命為伯則書伯周不命為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為天子之事是身自為亂也而何以為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子齊齊與魯較恒子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為懼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為非至若



經義考卷一  
卷二十一  
暈之弒隱也而先書暈帥師慶父之弒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弒夷臯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弒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弒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為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春

楊氏

于庭

春秋質疑

卷十二

未見

氏而無敢置一詞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鄭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李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夸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左公穀是祀天



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閒刻於建陽書坊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謙益序曰子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

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

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為有幸焉何子非鳴為

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止其書重付之

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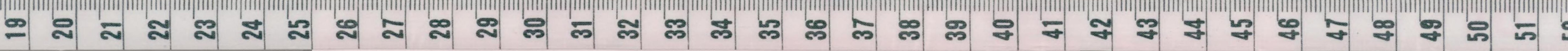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子自丁未為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

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





漫為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冤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為人所未發或為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誅負冤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徇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為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左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歷丙戌進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 春秋孔義

十二卷

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為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為深噉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覈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顏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為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生既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炯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貺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

狩不以臣召君首上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謹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孟之會執



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  
 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矣先書晉存內  
 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  
 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陞之次葵邱之會首  
 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鄆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  
 邱城綠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法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  
 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  
 曹界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鄆子  
 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  
 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  
 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

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  
 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  
 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  
 稱元稱天王者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  
 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  
 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





而人始競為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  
 聖經其實踏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  
 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  
 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  
 附會左傳臧宣叔婚晉卿權辭以為王制夏父弗忌逆祀  
 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為  
 一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罪人貌  
 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  
 今摘其純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  
 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邱明也知  
 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存

發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  
 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  
 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  
 之且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  
 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且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





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  
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  
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  
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  
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  
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  
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歷辛卯舉人

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其報沈太史仲  
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為編輯  
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  
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邱此是  
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  
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  
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者  
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  
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  
燒燬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  
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



深滅椀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  
 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  
 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  
 為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  
 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  
 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不藏百雉之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和隳費本  
 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  
 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  
 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絕筆  
 至情又何嫌攬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  
 左逸說林等書謬為纂附疑於真偽錯雜然鄙意  
 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  
 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偽錯雜之  
 足疑乎此書出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  
 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  
 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  
 故錄之

魏氏時應  
 春秋質疑

十二卷





十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詮 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鑿 左氏始末 王氏世德 左氏兵法

卷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終

弟子歸安汪元文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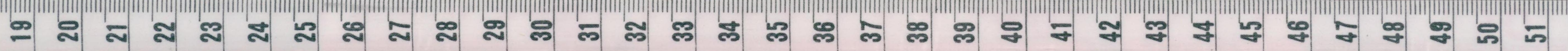
898  
20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